

生活 哲思

山居品幽

听的，坝是用来静心的。”说罢，朋友又吹坝。那苍凉、悠远、空灵的坝声在山林间飘荡，我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月光里，树影醉倒在山坡下。夜，更静了。朋友说：“这里不比城里，条件简陋，来这里就是让大自然给自己洗心的。”

洗心？对，洗心好。我感叹。当晚，朋友住在他开的窑洞里，我住在清风草堂。

夜深了。我又披衣出门，坐在屋外的石凳上，独饮这静谧的夜色，独品这山林的幽静。我双手卷成筒状，放在眼上望月。月在树梢移动，风吹着，树晃着月影。我不孤单——东山坡上只有松鼠也没睡，不时地看看我，摇摇尾巴，轻盈地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惊得树上的小鸟“扑棱棱”飞起。我又想起朋友说的洗心。怎么洗？无非一个“静”字。静则镜也——对镜正衣冠，对镜观自在。物质的世界丰富了，精神的世界充盈了吗？静则净也——静下来反思自己的过错，把心洗净，干净些、自然些。久居城市，在喧嚣的世界里，心难以静下来。于是，周末我喜欢去一些偏僻的山里，寻寻幽、发发呆，也算是幸事！

第二天，清脆的鸟啼声把我们唤醒。朋友一行去山里挖野菜了，我独自带上水桶到附近一个山崖下接泉水。山崖下，苔藓碧绿，水珠晶莹，顺着藤滑下。我把桶放在下面，水珠开始落进水桶。我坐在一块石头上，起初还听见树叶传递的风声，慢慢地，风声也听不见了，耳边只有水珠在滴答。生命在水滴的节奏中流失，水桶也渐渐满了……

幸福随想

我的世界里绽放着光彩。“让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有一种跨越时空的魔力，给我带来幸福的体验。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这何尝不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而获得的一种幸福？文字里闪光的思想、有趣的灵魂是多么伟大的存在！这存在划破时空的隧道降临人间被我看到，让我在汲取养分中不断完善自我，更好地体验生命的历程。如此，幸福的意义在文字的陪伴下也会变得更加深远。

让我们都做好自己，让周围的人因我们的存在而感到幸福；让我们感恩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感谢他们带来的幸福体验，人生多么幸福！

流金 岁月

儿时的“兵器”

随处都可以找到，不仅可以做手枪，还可以做步枪、机枪。大炮一般用树根做，掷弹筒则是用废弃的暖水瓶的外壳。孩子们分成两个阵营，拿着各自的“武器”，在村子里疯跑着玩打仗的游戏，闹得鸡飞狗跳，玩到废寝忘食。“大型武器”不好携带，弹弓则因其小巧且威力强成了每个男孩子的标配。我们开始只用弹弓打麻雀，后来发展到打人，就被家长禁止了。

那时候武打片比较流行，《少林寺》《南北少林》《木棉袈裟》《自古英雄出少年》等片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侠成了每个男孩子的梦想。我们不再玩“火器”，开始重拾“冷兵器”。除宝剑外，还用木片做大刀、用竹竿做长枪，直至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器”样样都打造出来。

记忆中，母亲给我买过的唯一玩具是一把塑料长刀，在“对战”中断于对方木头剑下，远没有我们自己做的“武器”耐玩。长大后，我们不再玩打仗的游戏，这些玩具都被我放置在院内一个废弃的兔笼里。一天，几个同学来我家玩，发现了它们，忍不住童心大发，拿出来“嘻嘻哈哈”地打斗了一番。那是我最后一次玩这些玩具。不知何时，它们连同那个兔笼一起消失了。当初的玩伴各自散落天涯，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越走越远。不知何日才能相聚小村，再次拿起儿时的“兵器”，重温童年的游戏。

文学路上追梦人

■ 济 贫
我从上小学时就喜欢写作文。学校每逢节假日布置墙报园地，总有我的文章上榜。当时的校长也是我的班主任，他总把我的作文拿到各班当范文朗读。

成家后，虽然生活极其清贫，但我依然痴迷于文学——没有纸，我就把白油光纸用刀割成小楷纸，用粗线缝成小本，再拿尺子比着打好格子当稿纸用。家里没有桌子，我只好把用一个高粱秸编制的锅排放到一个大土缸上当桌子。每到晚上孩子睡熟后，我就点上煤油灯创作。夏天我总是忍着蚊虫叮咬写到天亮，冬天腿和脚被冻得疼痛难忍，体重也从65

公斤瘦到了50公斤。

从一本破旧的《故事会》上看到编辑的联系方式后，我就给编辑写信、投稿，将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大都奉献给了邮局。我一直写了两三年，但因水平有限，一篇稿子也没有被采用。

终于有一天，我写的《巧计钓大鱼》一稿投出后不久，收到一封编辑的亲笔信：“同志，鉴于您对故事创作极有兴趣，也有一定的写作基础，建议您参加函授班学习。”我兴奋极了，就借了30元钱报了名，兴致勃勃地准备参加由当时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办的故事理论创作函授班。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我又不能去学习了，只能说明情况后请求出版

社退还学费。给我回信的编辑建议我第二年再参加学习。

于是，第二年儿子出生后，我又借了30元钱报名参加函授班。在等待去学习的日子里，我接到了《故事会》编辑的回信：“您写的谜语故事《他跑得好》很有意思，用稿纸誊写后再给我们寄来。准备发稿！”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还是因为穷，我四处奔走却找不来稿纸，没办法，只好借来学生用过的作文本誊写后寄了出去。

后来，我又借了100元钱辗转赶到郑州火车站，买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到函授班学习。没有座位，我一路站到了上海。初次从农村来到国际化的大都市上

海，我人地两生，从中午一直走到晚上也没找到《故事会》编辑部的地址。我问路人，可他们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懂，我的一口河南话他们也听不明白。心急如焚之时我急中生智，用写字的方法终于在一名中年妇女的指引下到了绍兴路文化广场并找到了《故事会》编辑部的地址。

在一家小旅社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到了编辑部。编辑吴伦接待了我。可他告诉我，函授班已结束了，所有教授、专家均已离开，而我寄来的稿件也已遗失。我失落至极。我的文学梦何时才能圆梦啊！吴伦编辑为我买了返程票并送我上了火车。到了郑州后，不甘心的我又到了《故事家》《故事世界》两家杂志社，记得当时分别是习绍、李叔和接待的我。和他们聊文学、聊创作之后，我恢复了文学创作的信心。回到家中，我潜心创作，又给《故事会》投稿。三周后，我

接到了吴伦编辑的来信：“您写的故事《巧戏卖肉人》一稿有基础，准备送审，有消息再告。”又过了三周，吴伦编辑又来信说：“您的大作我们准备发稿，祝贺您！”这一消息让我高兴得手舞足蹈，隔三岔五地往邮局跑，问有没有我的信。一直盼了半年我才收到发表的样书和稿费。当时，我一下子成了名人，甚至《故事家》《故事世界》的编辑也来信让我其创作稿件。

在文学创作这条泥泞的路上，我终于熬到了云开雾散。可文学创作支撑不了我清贫的生活，一家老小的生存需要我去拼搏。我只好忍痛割爱，为了生活四处奔波。好在，我把女儿供养至师范毕业并在乡中任教。她也热爱文学，算是延续了我的文学梦。儿子在北京的央企做到了经理职位，并在京长安了家。如今，回想自己走过的文学路，我心似刀扎，却也无怨无悔。

我的文学之路

心灵 漫笔

开在心中的蜀葵花

■ 七 南
初夏的黄昏，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三口步行去看电影。走在半路上，我无意中在一个方形花坛中看到几丛蜀葵，繁花朵朵，分外妖娆。我在花前站立良久，橘红色的夕阳泼洒在红花绿叶上，调和出一种复古的色调。童年的记忆仿佛正从莫奈的油画里缓缓走出……

在这个小城，植物总是比人更让我觉得亲近。譬如这个黄昏与蜀葵的邂逅，便是与故友重逢。幼时，老家的村头巷尾、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蜀葵。它是宿根草本植物，又称“一丈红”，有单瓣、半重瓣、重瓣三种花瓣，花如木槿而多色，植株两三米，叶、花可食，皮为优质纤维，红、白二色的可入药，清热解暑、镇咳利尿。

二月初惊见草芽，春风拂着似的生长，箭茎条条直射。五月一到，花朵相继开放。夏日的乡村绿树荫浓，朴素得有些单调，正需要蜀葵缤纷的花色加以点缀。我老家的窗前也种了蜀葵，不知是哪年撒下的种子，此后每年都开，红艳、素白、紫黑、淡黄，还有晕染

状的，淡妆浓抹都相宜。那时不知它叫蜀葵，因植株类麻、花朵如棉，就喊它“麻棉花”。

生在旷野山坡，蜀葵能成林木花海；长在农家院落，蜀葵可充篱笆花墙。一会儿林木，一会儿篱笆，都不是花草该有的样子，但蜀葵才不管这些。它亭亭净植，不蔓不枝，像荷，但没荷的高冷。它如乡野丫头，有烟火气。荷开一朵，它开整枝。正因太多太密失了分寸，不知收敛、不会留白、不懂物以稀为贵，蜀葵最终落得个“得人嫌处只缘多”。

蜀葵从初夏开到深秋，但花期很短。 “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岑参作《蜀葵花歌》，借蜀葵感叹年华易逝，劝勉世人珍惜光阴。张翮作《花经》，把花分三、六、九等，蜀葵成了“九品一命平民花”，是最低的一等。张翮可真是没眼光。好在张翮前后有眼光者众多——颜延之赞蜀葵“喻艳重葩，冠冕群英”，评价很高；陈标、徐夤称其“能供牡丹争几许”“文君渐婉婉，神女让娉婷”。蜀葵可与牡丹相媲

美，若非真喜欢，断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刘崧有“赖有戎葵高一丈，浅红深绿总宜诗”，陈洪子有“花生奇态，开如锦绣夺目”……这盛开的蜀葵，每一朵皆可入诗，花开成簇，宛如天上彤云落凡尘。

蜀葵源于蜀地，杜甫草堂门前一定种着几丛，诗里也一定摇曳着蜀葵的花影。当一朵蜀葵从蜀地出发，山一程、水一程地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这一路艰辛实难为外人道，却也磨炼了它的脾性。它是喜阳的夏花，从此却不惧寒冷、不惧风沙。即使身处盐碱地它也能活，照样拔节开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翩翩蝴蝶成双过，三两蜀葵相背开。走到哪里，它便在哪里安家，从此不思蜀，此心安处是吾乡。

如今，我的窗前早已不见蜀葵的身影，但关于它的回忆并未消失。不知道蜀葵从蜀地走到我的窗前用了多少年，就像我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我才能回到故乡，在窗前再种几丛蜀葵。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蜀葵花已开遍心田……



国画 朝晖

李玉梅 作

如同初见

■ 杨晓曦
我喜欢这样的清晨
一场雨之后
倔强的花儿立在枝头
露珠闪着光芒
万事万物都无端欣喜
清新，如初见

所有的遗忘
在这样的雾气蒙蒙里
都被宽恕
一些即将枯萎的花瓣
在雨中复活
落红成就一地浪漫

■ 朱红蕾
走出院子，红日喷薄而出
沿着岷江路西行至井冈山路
两株石楠放牧着四季
一年到头不动声色
唯有春天开口说话
白色的花，五瓣
空气里都是它奇特的味道
路两旁的梧桐树，树皮青黄
树根撬动地面
地砖如疼痛的牙齿
尧河路上

牧人

高大的树木在风中“哗哗”作响
之前有两株枣树
和一道蔷薇花墙
三千六百步
每天丈量一场旅行
过岷江路、尧河路
我在井冈山仰望蓝天白云
每次清点着路过的它们
阳光和上下翻飞的风
我多像一个牧人
把每一个日子喂养得如此光亮

母亲的木槿花

■ 林四海
到南方出差，看到路边的木槿开花了。经过时，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绿化带里的木槿风姿绰约，很是惹眼，浅红色的花朵粉中泛紫，像是穿着一袭汉服的女子回眸一笑媚生。偶尔有凋落的花瓣在风中摇曳，像起舞的飘飘衣袂。它们的模样一如我童年记忆里的姿态——再过不久，老家的母亲应该也会站在两棵开花的木槿树下侍弄花朵吧。

母亲种的木槿，是有特殊用途的。

我家门前有两棵木槿树，树叶呈掌状。它的花开了落了，花期能有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些日子，木槿花香伴随着西瓜、丝瓜的味道，弥漫在屋前的晒场上。

夏风掠过屋顶的傍晚，母亲在大灶上烧开了满满一大锅水，抓一把从木槿树上摘来的叶子，扔进沸腾的水里，待青翠的叶子在高温的烹煮下逐渐褪色、汁水完全析出，母亲便捞出那些已经泛黄藏青色的叶子，再将煮沸的汁水舀上几瓢，倒进洗澡的长木盆里，兑上冷水，使水温变得正好。脱得光光的我就跳进了长木盆里，用淡绿色的温水一遍遍擦洗着身体。说来也怪，日间因玩耍淌汗的瘙痒皮肤、夜间被蚊虫叮咬的红疙瘩等，瞬间就不再有那种忍不住的抓挠感了。

年轻时的母亲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原来，母亲隔三五就会用木槿叶子泡水来洗头，不仅可以洗去头皮屑，还能护发养发，真是天然的护发用品啊。

我对木槿花的记忆是既简单又复杂的。

童年的我认为，这木槿吃又吃不得、玩又玩不得，长在门前的场地上还占地地方。而且，木槿开花的时间很短。昨天还是花骨朵儿的样子，今晨就会完全盛开，到了傍晚的时候又会逐渐枯萎、凋零。读书后，我专门查阅了此花的特性——它朝开暮落，花朵维持的时间一般只有一天，故又称“朝开暮落花”。一般养花的人都会嫌它花开的时间太短而不愿养它，只有母亲乐此不疲。

每到傍晚，母亲就会将凋落的花瓣收集起来，铺在箩筛上风干，再用一只布袋子装了收藏起来。记得有一年，年幼的我患上了腮腺炎，一侧的嘴巴肿得鼓鼓的，说话都很困难，夜里睡觉更是疼得辗转反侧。母亲打开装着木槿花瓣的布袋子，取一些花瓣放在碗里，用一点儿白酒调和着捣烂了，然后涂在我的腮帮上。她一边敷着，一边吐气如兰，轻轻地吹着敷料，酒精的散发使敷料有种丝丝的凉意迅速传遍全身。一般敷了

两夜之后就会好转，让我不由得对木槿生出了别样的爱怜。不仅如此，平时生了疖子、害个恶疮什么的，母亲也会用白酒调和着木槿花瓣涂在疖子和恶疮上，每天涂上一次，过个两三天就会消肿止痛。

我还曾吃过母亲用木槿花做的“一种美食”。

应该是上午八九点钟的光景，盛开的木槿花还有些许的露珠，母亲就将它们采摘下来，用清水冲洗一遍后晾干备用。然后，她在海碗里倒上一些面粉，打上两只鸡蛋，加水调成面糊；再将晾干后的木槿花瓣一片片裹上面糊，放到油锅里炸至金黄。炸好的木槿花叠在盘子里，如风化的岩石。我用手拿起一片放入嘴里轻轻咀嚼，外面是脆脆的面粉和鸡蛋的香味；咬开后，木槿花瓣在高温菜油的浸润下变得软糯糯、丝滑爽口。我还来不及品味它的妙处，这美食就已经滑过了味蕾直奔喉咙。待我回过神来，才发觉舌根深处溢出了淡淡的花香，经久不散。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这真是人间至美的享受。

木槿没有桃花的艳丽、樱花的缤纷，也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只有邻家小妹般的朴实无华——我想，这应该就是母亲喜欢木槿的原因吧！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又多看了几眼那些路边的木槿花。